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書十

諫諍下

上封事書一首

論教本書一首

初授拾遺上書一首

論進奉書一首

與人論諫書一首

直諫書一首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昧
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
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
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
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

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
應甚速新唐書作通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又之一吏不明

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寃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
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
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
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
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
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
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
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
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

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
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昨庶所繫國家
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
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
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卽官
出宰百里莫不迓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
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
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
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
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
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

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
 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
 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
 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
 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唐書有雖字 有高第者不
 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唐書有雖字 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為臺即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
 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集作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
 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集作如積
 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
 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

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馬
 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
 誠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
 百刀筆之吏辨折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
 緣隙而起唐書作緣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
 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
 舟以記云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
 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
 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
 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
 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

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唐虞以格條貴於謹守

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

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

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唐書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

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

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

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

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

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集作所舉必取入官之

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在送者妄

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

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虚豈多士若斯蓋滄濫至

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

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

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

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

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

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

第一之人及集有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

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

守志而俟集本唐書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

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集作趨多歸於人事其小

者苟求輒集作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

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

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

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集作馬可不察易

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史

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

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

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

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覽

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論教本書

憲宗元和四年

元稹

某年某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

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

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

昧死舊唐書作胃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

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

則讒入右文粹作親舊唐書作有新唐書作任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

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

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

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文粹作翫目不得閱淫艷

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舊唐書文粹作

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舊唐書作

縱追禽戮舊唐書作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

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

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

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遠舊唐書

書作庸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諛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

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

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集

乘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

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

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

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為舊唐書文粹作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

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

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

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

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

不能分獸畜新唐書作馬鹿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

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集本文作因讒冤死

無所自明而况於踈遠之臣庶乎若此文粹作然則秦之亡有

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

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集作質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

乎之間則不能慮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

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教

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

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

以至于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

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

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

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

官寮之集無之字選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集作官高恨不得為司

議即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之賤之至於母后臨朝翦

棄王族

二唐書作室

當中睿二聖厄難

舊唐書作勞勤

之際雖有骨鯁

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唐書作吐扶衛

之一詞而令醫

集本文粹無醫字

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

大哀哉兵興已

集作以

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瘵

耗贖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

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士甚者縉紳耻

舊唐書集本有由字

之夫

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

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

二唐書作良

而可以疾廢耗贖

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

反居上

舊唐書作不及上古

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之

老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

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舊唐書有身字躬哉臣以為

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文粹作以舜生舜

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

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

則可也許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

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

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

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舊唐書作之人傾耳

注目舊唐書集本作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

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集作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

儒而又練舊唐書作明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

令皇太子洎諸生

舊唐書作聚諸生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

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

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

所謂一人

集作有

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

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

舊唐書作知

百王莫不幼同師

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

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

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

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可同年而語哉

集作乎

微臣竊

不自揆思為陛下未建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殊死而言

之

初授拾遺獻書 憲宗元和二年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獻書于旒宸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

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一作校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集作飲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顚顚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

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
儻集作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
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
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
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進奉書 憲宗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澤文粹之所
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以示無
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
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作集作
貢生產有常履畝之稅集作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

奸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
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歛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
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
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
後嗣平中之主由此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
筦權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於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
之用不會何必固立集作內府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
內藏歸之公府約進奉之禮集作約別進徵斂有常財用
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批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
伏見去集作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往
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

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之集作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疲集作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以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踈愚放文粹作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

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斃獵者斃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便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食多集作食必生疾集作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則集作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

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
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集本文粹並作陛下不廟上不

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

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

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

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

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

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幸曰叩頭

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

今一有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

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

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

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覩閣下諫草

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

不足且怵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

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

於遠地宜為吾君怵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

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集作閣下

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

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

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集作奮起志慮各盡所
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
厥初牧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
子而老身命文粹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
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䟽忭喜慰三者交并
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
某再拜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
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
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

人矣伏

一無伏字

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剗腸向闕廷而

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上汙天廷
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
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撻
胷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
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
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
既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一作埋
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
臣匍匐闕廷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
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徃徃冒死天庭者知陛下

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殲疑作人以宰臣為度外之
 官以御史為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
 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為耳目以宰相為股肱股肱
 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
 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
 秋萬歲說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
 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
 賢愚混雜善惡同群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
 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疑作天下
 食祿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
 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

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偽為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
 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
 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
 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
 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
 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
 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為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為僧
 尼矣舉國之人盡為劫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
 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微奪二
 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
 苦也寃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

文苑英華

卷三

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亦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疑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疑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為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疑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為一作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嶺

外仍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嗷以何負陛下今行此討罰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於腹心此輩蠱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俱一作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驕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大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壘江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危臣之願畢矣臣懇摺一作不

勝痛切感懼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六

終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書十一

贈荅上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一首

為王僧辯荅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荅王太尉書一首

與王僧辯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一首

王僧辯荅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一首

代陳司空荅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一首

裴之橫谷書一首

與徐陵薦方圓書一首

荅周處士書一首

荅諸求官人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辯書

徐陵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
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大戎漢委珠囊秦亡
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
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頊比於諸王湯
武方於兇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昭咸臻表裏提福非
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蔭而屯亨
有數剝極爲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上聖光啓
中興大剪仇讐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厥

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羗虜無厭乘此
多難屢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
金行版蕩火政淪亡綠林青犢之群黑山白馬之卒八王
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
鄭之功強漢沾危終假虛年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
人藐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頽而爲暴同劉芳而入關乞
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
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
三昆季方可一作爾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酌荅所以徐彭之
役不希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况復邦家不造至此橫
流宗社無依何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劔卽泣行號言念荆

巫志雪讎耻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旻德滿天
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
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炎
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畧豈知華夷仰
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
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來未之有
也至於親隣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尊感彌篤以爲興
亡繼絕事炳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冀疑方欲仰憑神武
清我寇讎旨喻難違諸懷更慝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
勒瑞姜瓖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宜契風雲戮不世之
渠兇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

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縮墜將兵周勃
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貌
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
亡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辱蒙天
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晉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
顏色黃河白日亟亶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
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琊望
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君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
命河東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
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寇
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

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群披燕犀者萬隊
來自河陽魯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
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琛等並前朝
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邊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道志雪
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隸悉已招携方稟英謨
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
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規光遲在還牘當使宗枋有主余同
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
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

此篇英華元編在六百八十二卷
邊防門今移于此庶幾增答相應

為王太尉僧辯答貞陽侯書

前人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又
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棟秦為不道西都失守率土
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曆明於通誥
所以百辟群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
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
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
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
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
駕無容進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
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楊
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威懷容為齊國之

患而糧粟之宜更遲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
仁并遣真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
王僧辯頓首頓首

按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遣陵隨
還僧辯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答書恐
非陵作
後同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前人

姜常侍嵩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
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
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泣相望
休平何況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
有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

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立陵誰家官廟豈有
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
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為讎安可
相期盡如蕭答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
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
稱宸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
允意復云何國家彫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
乃自起趨趨苟遠隣德克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
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
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群雄何所携貳且公天資命
世再造皇家累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

謨一作謀如有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
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
隣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
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與王僧辯書

前人

太清陸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

名當考

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

一作伐

之風堯誓湯征

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搃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
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
闡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印以承家二后欽明三
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與

皇年擣杵窮竒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犢
之群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
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
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
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特擬鷹揚之佐明公量苞金鉉
神表玉璜儼衮欽才平階佇德固以晉連管樂惆悵風雲
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亮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
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
咸奔鯨鯢俱剪棲舡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群皆輸長樂
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鵲尾
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郿

塢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菴赤狄同昇豺狼胡服夷言咸
為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
秦宮既獲魯殿猶存闢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
五陵之族劇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壘斯滿鬻脂藏脯
遊騎繫鍾故市新城飛薨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
荒田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
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未之
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
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霸
齊縮重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壞蟲之比黃鵠轍鮒之仰河
宗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實緣多幸叨蓬皇華鄉國屯危公

私焦迫邛彤

彤彤異音漢書作彤

之切長亂心曾徐庶之祈終無聞

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豐犯幽祗躬當勦滅何圖釁

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腸

一作膈

屠殞酷痛柰何無狀柰

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

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柰何自忝薦嘉聘仍屬

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

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興居

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鳴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晉

瞻望風雲朝夕鳴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晉

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

哀也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館韓宣范

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
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旄而求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
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人遠齊處魯時降徵求
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
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
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通聘
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啓封非無青紙詔書
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
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差一作難得而言也漢之谷
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
頓伏苦廬徒延光啓夫以喟鷲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

未有其痛且夫魯

一作魯

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

疑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

仲月王政無塞

疑

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

庶投懷今日憔悴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漢

一作漢

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在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

一作終

良深慨息昔長平建

一作失

策猶聞蝕昴之微

一作奇

踈

勒效

一作微

忠時

一作實

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

遂使吾賢猶迷所執

一作迷

斯故

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

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

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圉

牧莫不皆知授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關於

至誠睦隣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一作嗣本朝拜首

陳辭敦誘彌廣一作既而仇讐未殄方一作憑大國之威

宗祐一作社一作阡危尤一作仰親仁之德俛俛恩寄號醜惟一作

載深而勅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九

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藩一作

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此一作據若一作其自有

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一作經忝竊

屢守淮肥門生故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携投赴

我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

雲一作靈一作臺之伏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

恩寧一作豈一作曰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

同功營丘等一作並一作烈若夫伊尹庖厨賤宰霍光階闥小臣

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

勤一作勲一作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荀

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甚一作嘉慰一作但先一作前一作朝秉玉鏡之符御金

輪之寶菩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一作風一作沾於萬國兇

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

言淮陽一作南一作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

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胃頓之鋒齊國強兵便一作乃

是軒轅之陣西一作東一作南當扼喉之勢東一作西一作北承撫背之

機首尾交一作齊侵華夷俱騁一作逞而冲人數歲復一作天子

方賒德未感於黎蒸一作人神威不加于將帥斯等一作曹快快

非少主一有字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

一作光明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一作如於大同棄與國之隆恩

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一作云

相曉卧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一作匹若能

思其上策審此英圖一作謀見引軫獵之車還向長安之即

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携諸舊隸

率一作從我賓遊朝服簪一作簪夕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

赤馬之舟一作山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

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

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一作口已據咽喉東進彭一作匯波

次指一作披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拆聞邾方之一作茲

尚遠胡桑對薊北一作匹此為遙水陸爭一作俱前龍虎交至

則揚都蕩一作薄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一作祚豈

不追一作退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隣之意東門黃

犬固以長悲南陽一作河南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

勳一作天助滅我宗枋一作桃何所逃豐一作責今復遣前吉州刺

史馬嵩仁至彼一作十字更其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抵一作

禍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一作詞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

過殷之嘆存亡社稷一在於公一作斯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頓首

此篇六百八十二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王大尉僧辯荅貞陽侯書

前人

僧辯頓首頓首白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號
耻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
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
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周旦之誠
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即
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
以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
萬里而遙主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德
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

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宜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
顧因此踰濫遂居端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
髦傑揆之輿阜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讐耻
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頽白事披奉來誨
承彼迭還今璇枝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
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匡救若斯言
不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弘舸奉迎麾旆但閱來朝意在
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一作音鄭拒子忽左
史是之漢背劉襄班書稱允况屬踈於踏彌不敢聞命謀
期通識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前人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顛頊爲君阻共工
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殘厥兇渠曾靡遺孽未有
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
金繩之寶謀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伴德施與風
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屆逆賊侯
景穢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昇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
靈驅馭熊羆遂剪勅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大戊興殷彌
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若行臻羗賊憑陵侵蕩荆漢乘
輿辱既陷克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
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
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义孤宗

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此生
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
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一作鞍甲

之勞庶酬天寵况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
逃責固以提戈負劔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雖耻大齊
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
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禘符惣集若夫中原
猛士本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一作量是以家國之富

文景所未傳兵馬之強秦漢所未敵但親隣之道既篤夙
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爲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
庸嗣守社稷一作社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違諸懷

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雲
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
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市高庸茂
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
尋宗社無依與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猶難何
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所謂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光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
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
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亦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
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不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
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八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
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殄等並前朝舊將夙
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
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艦將臨巢
浦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嘆
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關唯增號哭蕭淵明頓
首頓首

代陳司空答書

前人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
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
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
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特屬陵一作

夷賊臣侯景內異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
 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秉一作哀志清國豐載齊車以誓眾
 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纒
 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
 滅嶠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降愍凶秦氏
 虎狼肆其雪暴主上幽辱鑿與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
 社稷湏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
 徇齊幼而岐嶷群公卿士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
 宗桃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為元輔僕以不敏預參末將今
 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蕩刷
 讐豐殿下夙標令譽干播明德親則章興漢朱虛侯章東
牟侯典居一作

曲地惟蔣邢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
 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為乏主冢宰匡翊寧俟
 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年昭帝君臨
 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
 分陝之寄側聽高寺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
 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
 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哽
 佩陳某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橫書

前人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
 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卻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患頻

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爲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兼常威
武紛紜洪恩汪濊况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
衛相鬱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
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
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
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
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
懷彼此豈可文辭簡畧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
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鷗刺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
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關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
首再拜

裴之橫答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
人遠到京城人慰應有成命但江山夔阻未奉朝廷報辭
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隣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
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旆啓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
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阻青黎裁封
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
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
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
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
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間復
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
逸唯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
學藝優敏中歲暫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胤衣冠
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
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盤絕
詠賁五履二兩爻無間方今公且作輔億兆攸賴激衾懲
競儻自圓起翁以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論
一作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庶風復振懦夫
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繫坯而達於廊廟

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爲貴恐弟未
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
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谷周處士書

徐陵

尋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
目得肆閑居差一作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
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
盤在阿不爲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
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逸之相
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摠斯秘要豈
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

朝虚心版築尚想立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高命但
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
祿詎持犧牲之談高視公卿獨騁蜡螳一作蟬之訓所恐有
道三辟公車千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旣然矣請復詳言
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
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夔
龍擅臊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
何則穎陽巢父不魯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
斯所未喻高懷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
音如或誠言謹便一作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
一作白

荅諸求官人書

前人

自古有一無此字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
逐其少多一作大小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
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
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
米之多少猶關相祿况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之
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說
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尅身所望偕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
决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
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荅云君非屈滯豈
可相期决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

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

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

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世一有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

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

悌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

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大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

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未定

中一作未定之時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

一作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

得黃紙一作禮之板易營假以官一作權代於錢絹義在

一作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

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員外常

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

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口口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

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口口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

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

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

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

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一作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

耶此天子所用一作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

高直為一作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

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

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
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一作餘氣息
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一作皆陳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書十二

贈荅中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一首

重與蕭十書一首
重荅李清河書一首

贈常司業書一首
荅蕭十書一首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其人因梁未入北齊徐陵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函
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一作鸞言慰相思反增離

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然開封伸
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藜
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國既已

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清官兩宮何乃
濶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
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頽賢
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一作書 謀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
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
辭製而應物隨時未嘗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
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
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歛善
敬德中郎並比境之良選阜華之上求若可輶軒別當委
白君問

重與蕭十書

李愷

再覽來封皆如一面秋熱未解所履如何某拙疾但昧於
理耳崔子日月漸遠弟故人情多一慟深衷豈易論也委
曲具悉待彼官到若有商量與申後意彼有人作主人否
承即欲還豈不能一至此也外郡感別情不易言道路無
留滯朝廷待士論屈日深佇聞鳴躍勿至斷絕弟多才博
識言成楷模某棄廢之人何能爲也言談次可吹噓之合
不負公私亦親故之情耳千萬千萬不具李愷諮

重答李清河書

蕭穎士

名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集
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
將事啓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

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遣埋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
永酷幽真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賚錢二
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
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
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
日遠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名再拜

贈常司業書

前人

月日穎川男子蕭名敢復書於京兆常天子足下嗟乎事
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此其勇
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而
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情也難進爲志士之節知音

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趣之幾交可
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來
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揆於分烏能擇木木不能擇鳥離
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怯乃足下之所以
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
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也冰然不謁幸不恠乎僕
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一
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
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曾
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爲善作人疑所知
殷晉亟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疑以日爲

年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間昧然
一謁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
爲輕於造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
固求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
人言僕造其門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叅後迨茲
遽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徐子舊所
交歡豈不足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不
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足下
旁求百氏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清貫垂
二十年更事旣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慮辱在小人勤
懃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

門之下雖鱗所萃豈復吹噓眇昧之地尚微一蕭茂挺乎
雖足下惠顧轉深而僕愈自疑也未知足下設何禮以接
之竊觀今之文人雅操大缺內不能自強於已外有以求
譽於時遽蔭闈茸人望口氣謂其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
以用致而當路者旣不能人人有許郭之見亦因依左右
惑而客一作容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翕闐闐而忘返致
令待士者不能備其禮懷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
足嘆也亦知足下爰自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青標有
素世所希也而時事共然頽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純之
士得無繫累於流俗乎僕褊介自持麤疎浸久平生峻節
未嘗屈下恐足下尚以爲風塵一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迕

音容便阻則麋鹿雖微欲服之轅軛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何公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俯仰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亦穎之間一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見訪耶高命驟臨恠嘆無寡竊爲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肖誠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苟曰其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有言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一矣一作也深矣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一二而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毫之末於百步

之外視水一尺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閭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接躡無情之路迴必斷之明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關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故曰可謂知其一也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爲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邕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爲已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以辭塲策試一第聲名爲知己相期之分耶若由此見知僕不才者幸嘗遇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在二賢深顧哉足下蘊丘明之耻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國史誠朝之得人竊爲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

之明後來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聞

此一字無

受金於呂氏之

藏者不可謂之秦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目想行已十年時命不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說亦何知足下不緣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至廣揆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爲升足下堂而未入於室也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司業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

敏德謀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奔風化耶梁代劉勰

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于時物議以爲妙選近高宗

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

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

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一履學官便爲屏棄雖不足以

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

足下初出南宮僕惕然不樂尋知足下載司東觀又翻然

以喜王綬有言國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之謂也夫

人生相知亦有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

豈人事也以足下陵矣青冥漸漬恩渥雍容壁沼之觀耀

映石渠之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况乎淪厭盛時

悲涼壯歲宿心有在得不爲先達論乎臨書耿耿不知自
已惟足下實深諒之今請以一世浮沉之端一身能否之
効從始至末仰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
有梁支孫系祖司徒鄱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荆郢有
于四十人俾侯錫社入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第三
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緣淮南
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陰侯儒術
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第常侍君才標清峻見
崔子發齊紕陽玠著談藪亦稱俊爽而有才辯隋開皇中
徵爲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以再從姪齊王諮
議府君爲後則小人魯王父本則惠侯第十七第太尉宜

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
梁季迹光五史分載南北安公以前代宿德再縮台傳於
義寧武德之間同堂兄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迹
終古蕃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群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
大位越敬王之圖匡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
武氏舊業邠岐一朝瓦解內弟琅耶王仁簡標列傳贊備
昭事迹家君子少丁家難辛苦百惟事繼親長異母弟育
孤姪以孝友聞於姻族僕生於汝穎幼而苦貧孜孜強學
業成冠歲射策甲科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爲奮筆飛鸞鳳
摘論吐雲煙明主可正議而干群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
損一日年貶一年蹉跎半紀乃朱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

不覺氣之交胷從來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爲不知已者論也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况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嘗標獎恩於銓庭振塵一作聲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之端理關於一試由來賞待亦云乎不薄而壯年志氣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溺志著書放心前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知得時用茲措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也惟疾之憂寧逃罪乎僕從來宦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

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諷諫爲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

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擒奸摘伏以吏能自達耳况乎累

土之漸升天無階自經窘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

勤歷政之効信茲課最跋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厄舉

足踏坑穽揮手挂網羅摧折庭臣之威誼歟卒伍之役捨

長用短雖智何爲安得一作見鼓鍾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

也近日見苗侍郎乃云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

用不繫于此得會當再發方成一舉嗟夫以文體爲言則

爾而一身自卜且又不然一作能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工

也苗公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

極卒孤始望自茲以外更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

好經術之外畧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餘言復楚之威不魯及體有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頃來志若轉不耐煩觀園碁讀八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翫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霽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評古賢論釋典已又酒性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體氣薰薰實加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時知故以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閑窓或屏風間曲肱岸憤怡然自處或經過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匝珍羞盈品爽心翻然有時閣著若乃箏歌亂奏繼以舉白博奕樗蒲呼梟爭道優姬艷妓喧雜

左右易貌變聲千態萬曲卽嗒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徊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一大叫耳雖復卻昭子之驚楚奏夏仲御之逃越巫何以加之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責與悶相成察列不諳悉異之又以爲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容忍於心不愜未魯勉強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忤人雅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爲言四五年來絕無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答必不能矯情飾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才名久著一叅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

會守初心則嫌猜頗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能揣摩押闔取權豪意旨况復終年怏怏折腰於祿吏之下哉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頓革馬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復而雜其體漫而踈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

其迷

一作迷

固久非可一二言也僕不揆顧嘗有志焉思欲

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昔荀仲豫袁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鸞一作鑿鑿齒幾原叔庠繼踵于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版蕩元帝嗣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畧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

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樊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畧一家亦行於世秦趙涼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亦徃徃而聞其間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偽之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銘獨斷抑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願得秘書省一官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非一途豈必繫心翰墨爲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

所存正爾不能自己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

今絕望刊削之志事即都損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

皆適務時無棄能何須銓一作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

十六日拜謝闕庭邇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

東行又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

下勿謂僕爲後輩一生聞其小有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

觀其談說也僕遇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產延

陵之膺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爲遼闊也况契

心期於俛仰之顧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畧不苦思惟專

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

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

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如殊剪裁之清詞長
謬悠之舅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之託於知
已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
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聞於
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
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
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
一常夫子乎足下必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
頓風流之雅躅乘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
荅誠貺既奔足下不暇豈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
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詭使識者一窺齊楚

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投
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名再拜

荅蕭十書

常述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
山者覩藜薄而迷其方面涉瀛州者挹波濤而憮其淺深
蓋廣大則昧然難爲究足下貫穿群言靡不該覽聞一以
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
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所一作啓發微
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
道以俟會面常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書十三

贈谷下

上權侍郎書一首

谷獨孤秀才書一首

請符載書一首

謝李巽常侍書一首

李巽再請書一首

再答李巽書一首

李巽又請書一首

又答李巽書一首

寄南海王尚書書一首

答澤潞王尚書書一首

寄贈于尚書書一首

與崔群書一首

文章上

與李那書一首

李那答書一首

答李顥之書一首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一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書十四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載權德輿集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

以世舊遂獲謁文粹有見字叙故人文粹權集並無人字大賢之遇郁也

亦不以常交言之際文粹無此字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埋三年

無聞摧頽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

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

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

一作珠璣混權集作隱文粹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

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一作鑿錡

卧於鉛鈍之下文粹良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

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權集毛嫱後於宿瘤而行

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

多遠也權集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文粹權集

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遇者文粹作良工巧冶有識

文粹有者字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

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文粹已為擁腫礫石

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文粹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

不喜也或諭之曰今文粹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

晦過文粹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真有崑天之材而隱植

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如招切之

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扶背迫而

索之固亦不能知子文粹無矣子集無何不移植露光披

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

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第

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集作也安盡聞

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

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

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文粹作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

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文粹作矣郁不肯辱承大賢之心深矣

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眾賢如七十子之

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自意欲至何如二十五字

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不宜却再拜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閑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

於惠愛纖悉厚重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當

以家文粹作嘉聲名振若建瓴文粹有决字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斲

文粹作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

鑲錡毛繡終不慮隱之積之繞之帷之之為患而為擁腫

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

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

或公而不能甚力文粹作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

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

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

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事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

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候會話德輿頓首

請符載書

李巽

數月不面延企為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巽弊屑推遣
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愜足下
義高德茂文操一作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籍甚寰海之內
信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束帛偶未至者蓋匡
阜則邇符君甚遠巽謬臨此地間接清風激揚多矣向非
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五子他日九層
之寶也但以俯俸吾輩為執事者之累幸當而猥降允副夙

誠冀即傾展差浣勤矣謹差一作押衙任進朝奉侍官人馬馳
狀進一作奉迎

謝李巽常侍書

符載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
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
禮曲霑固陋斯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失從某
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祖尚名節嘗以為靜既砥礪以修
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丘壑
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
憂士夫之不娶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為之投誠

鋒示貌使識者覩文粹有之字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

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姝也且遍過

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

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

驚者是子文粹作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

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

聞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言權集作旨稍有

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學

何二字權集作來鳥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

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

能甚文粹作爲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積文粹作稱嗟無不至也其聞

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不能公也鮮有

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

能甚力致使文粹無使字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

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文粹作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

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權集無也字是使諸子

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一作欲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

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

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

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文粹作持之有善而未

且者决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

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

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

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第

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集作安盡聞

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

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

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文粹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

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文粹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

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眾賢如七十子之

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自意欲至何如二十五字

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不宜郁再拜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傳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

於惠愛纖悉厚重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當

以家文粹聲台振若建瓴文粹有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斲

文粹至而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

鑲錡毛繡終不慮隱之櫝之繞之帷之之為患而為擁腫

礫石鉛鈍宿疇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

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

或公而不能甚力文粹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

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

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

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事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

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候會話德輿頓首

請符載書

李巽

數月不面延企為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巽弊屑推遣
昨者不揆薄劣輒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愜足下
義高德茂文操一作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籍甚寰海之內
信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束帛偶未至者蓋匡
卑則邇符君甚遠巽謬臨此地間接清風激揚多矣向非
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五子他日九層
之資也但以俯俸吾輩為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夙

誠冀即傾展差浣勤矣謹差押衙任進朝奉侍官人馬馳

狀進

一作奉迎

謝李巽常侍書

符載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
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
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
禮曲霑固陋斯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失從某
弱年不自揆妄植強操祖尚名節嘗以為靜既砥礪以修
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丘壑
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
憂士夫之不娶某雖孱愚材貌俱微實求知音為之投誠

一昨候謁盛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濶畧
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為美粹

易荷衣一作蕙為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雛鷺鴻漸

之兆始於茲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掩山

扉別巖松扶策病憊祇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其子

堂中輒以私志上廣一作塵視聽嘗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

未周遭值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歛退以備見聞况江

西為藩鎮之雄常侍負伊咎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

主客懸絕祇取笑焉故嚮風歛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

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人自岷蜀結心匡廬貽至甚病

困無以贍給偶獲一地遂陋翳薈苟取便易未遑變合作

更含憤不快如病毒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為

其買山號三澗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絕壑匡廬之左壞褐

破袍一作飢沛然蒲篔方將而雲舉構草堂咏歌堯舜綢

繆松栢一作桂報償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曾而

無心必當為谿猿谷鳥側目相視豈止於林慙澗耻而已

哉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昭德禮攬

接士庶凡在草木尚獲暢達區區鄙素冀見察納某幼小

淪賤胄緒逶迤糟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為四海之諸侯屬

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不問賢否事出沉

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涕感激不知所措則自茲日至

干沒地出於閣下門闌矣菲薄之質已為閣下從事矣夫

文苑英華

陸仲達

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也伏計至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日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時此敢存俯仰既乞守蓬華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輦謹並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踈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甚

再請書

李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潔其志未酬所獻壹至於是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鍾遇扣大小必應良劍赴割泥玉一切知己許與有類於斯細詳足下之旨徒仰矯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難者但慮側徠鳥之目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之誠為念辱衆君子之望為

意乎且足下之守儒行也亦嘗聞尼父以司寇為汙已俾升堂者細百里而不宰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樹功業而已今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而貪踈曠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之豈不能薦足下於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鱗清流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輒有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盛百王術內六合掌中而近郊跋扈尚或乖化夫主憂臣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於遠圖大計耳謹當虛心假寐洒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徃之見辱無屑意也屬簡書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答書

符載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押衙
至猥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情孟夏漸
熱云即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
遇拔自蓬華署職拜官手跡纏綿出於濬發古人云屈於
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常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涕
激肝心假如時命不偶溘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若
齒髮猶壯前途未失即立二字之忿庶幾賢達故前啓求
息山林更自磨礪報答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賜鑒察免
貽聽瑩幸甚幸甚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畱告身為與職
名相聯欲畱白衣又與公服同對捨一取一竊未令度謹
奉並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第三書

李巽

再馳狀皆損還答承抗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
以資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晚昔夫
子從政亦不待常編三絕况僕虛薄忝承朝寄懼於覆壓
寤寐良賢實冀推明道德俾助薄劣故延仰之誠有加常
旨敢更誠請所望虛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煩云謹差散
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服僕馬等延首北盼以得為榮
惟垂昭省不宣李巽重簡

答書

符載

專使孟溫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賜
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高就蟻蛭之

早損折威重一至於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投心服體是
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謙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不易邪蹈
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悛暴畏義君子動氣小人抃手熙
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不肖猶夫人也常侍之引遇也
如是况今有賢於載者乎是知劇辛趙陟鄒衍齊來抑有
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勲績頽年急節慨如不
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審已者危三尺童子明
詳斯旨伏覽書示閣下又許與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
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鉛刀為重器以散木為良材
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前後懃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
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內灌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

瓦垆未快乾即閣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懦劣敢希提
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滿耳某昧於機要識且
迂踈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
誠也敢不歡愉以受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
也敢不恭敬以俟命此進退之分繫於主不繫於客也意
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寄南海王尚書書

前人

尚書以雄才盛業作鎮南服紆精誠之處疑答天子之寄
百越又清幕士燦然甚善甚善公昔典九江載在匡廬被
以淳仁扇以清風中林適客安樂無橫至於敞南軒之勝
開北樓之讌纏綿躡竿操觚發詠者可勝言哉爾後榮遷

亞尹承江陵之歡好超拜容府展襄陽之慶荷遠奉尊嚴
不十數年伏以英姿奮登雲霄光華富貴烜赫當世其今
藏遁山丘作老書生江湖重阻禮數間絕尚書或耿不寘
慮即小子旦暮敢不馳心於旌戟耶一昨經理扁舟遠離
潯陽不畏道路時伸賀禮屬船隘熱劇飲食江水度廬陵
百餘里防護無術疝疾動作藥物荒乏隣於委踣以今月
十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了未蠲愈自揣氣力不任支
持遂祈戎使君致健步持短書并備舊文緘結敬獻閣下
運動不偶嬰此疾瘵志意莫申端緒未展然不獲覩節旄
之重挹政化之光仰首嚮風愁惋盈膺伏計宣達聰明悉
善下賢幸甚幸甚三月中馮翊嚴暮至山居道揚秀才衡

携挈口累歸心大府此人氣性岐嶷有縱橫之才未遭知

已久見堙壓加以躊

舛一作

駁聲音不振如鴛雛鍛翻瞻雲

與歎况曩昔承歡厚薄齊同一旦沅離棲身失亩北遊不
可立家無路伏惟尚書大厦弘廠能不以蓋覆為意乎伏
枕陳露兢惶展轉不宣某再拜

谷澤路王尚書書

前人

某有舊故為南康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
月歸山下遂於江州廬使君處伏奉書問并覩押衙盧從
史所畱示委曲重詞異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
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
稷為生死以勲庸為倚任義感生於慷慨聞望歸於德禮

屬思宏邁遠蹤前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
使長於諸侯盖有以也夫翊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
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十一作千百如某者一蓬蓽
士也癡緩撲訥無可採擇性嗜閑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
中飲泉斲藥保養性命時運不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
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懵然不悟高明橫加鄙夫手
䟽襟素不師文字是所謂嘗蘇草一作蒿蘇而撥蘭蕙簸礫石
而揀瓌璧欲自隗始為天下士君子之先伏知異日截犬
戎壹宇宙拯民戴主在此志也念茲菲薄無用裨補况且
多病形憊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鈴閣
又南歸日晚酬答稽踈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

言重一顧期於殞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是
耶伏惟開懷察納不記疵愆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寄贈于尚書書

前人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抃
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盖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
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觀製
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
躡駕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臍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
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沉謀偉畧洞入
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
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

芽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其一凡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世隣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為千古榮懃懃懇懇正為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况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一作山追賞風景一作光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疑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今故特差祗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

惟鑒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與崔群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遠近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靜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集無也僕自少至今

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宜集

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義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

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

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得三字集

凡諸一作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集

伏考之言集作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

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

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

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湏言而

後昏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

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

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

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

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

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梁也鱠集作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

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

自省事以集作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

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

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

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

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其陋巷菜羹者

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

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

耶崔君無怠崔君無怠抗蜀集本並作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

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集作水上當亦

終得之近者尤憊左軍第二牙無故搖動脫去目視昏

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

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

道其懷小兒女滿眼前六字集作兒女滿前不能顧念足下何由得

歸北來僕不得江南宮滿便終老嵩山下足下可相就僕

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唯此之望愈再拜

文章上

與李邢書

徐陵

籍甚清微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

長安遠於期日青要一作萋詩四月秀萋漢書禮樂志豐草萋皆草也淮南子青女降霜疑用

章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

繁一作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

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卧病
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
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
在公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纔南入重陽閣一作閣
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
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
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一作備在清文扶風
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
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
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
文相管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

允化誠疑作城六道知歸皆踰大一作宅宜陽名之一作特會

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賒遠二字一作

擅特高峯開上羅浮康公懸潘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

循環疑闕用忘飢渴挫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

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

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劔尚

不阻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鴈可嗤

載望瓊瑤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

爰繫徐陵頓首

答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

物候且或宜符况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
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
戍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
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辦
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縛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
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
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
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
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嚙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
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
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
雖拂實愧棲桐豈若卞卽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
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
行獻鴛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亭築墻垣思逢
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繪有復道音無仲
李那頓首

答李顥之書

徐陵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蕪美君山西盛族
素挺風流河北辭林人一作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弊衣裾披素清顏
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

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皆緣素乏叨蓬
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
待盡鍾漏安可以樹揚名士遊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為善
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款
昔有張裴一作華隣國之交非無嬰禮儻衰駘可悅甕盎非
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陽之疾歲月增深羊祜之痾
秋冬彌劇且年光適盡觸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
子徐陵頓首白

上隋高祖華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
放之心導一作示以淳和之略聖五教六行為訓民北史之本

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訓

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

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一作落魏

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一作

之從上有同影響爭一作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

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

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

廂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取一作擢士祿

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中未

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

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業一作績指

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一作華

壤迤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愈扇及皇一作大隋受命聖道聿興

屏黜輕浮北史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縉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治北史作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北史作道莫不鑽仰墳素

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

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

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

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

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奉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

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一作皆隋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七十九

六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

書十四

文章中

報三原李少府書一首 答負半千書一首

與常侍御書一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一首

贈包中丞書一首 答楊湖南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一首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一首

與劉評事伯芻書一首 寄李翺書一首

答崔立之書一首 答皇甫湜書一首

報三原李少府書 崔融

僕去夏遄征徂秋戾止於舍第圓處辱吾子贈書撤函敷

紙恬神靜諷龍文陽發居然異氣射人鳳律雄鳴自有奇
音震物是何詞裁清雅興旨奧深一作玄奧黃縑白鍛吐其文

玉篆銀鈎艷其彩超超美論上陵於八十五篇婉婉成章

不疑作該於五十六字心靈密會許予以煙霄鸞鳳之交

景氣潛通博我以風雨魚龍之感雖曰不敏竊所庶幾下

走材不逮於中人名謬參於下士頗亦希達者之陳跡慕

君子之遺風何不勤勤於接賢汲汲於結善見一才庶塞

裳千里聞一德期負笈七州而心跡相妨竟未之致也且

僕之於君早欽風素子未知僕載勞翰墨同聲相應可謂

知言庸詎知哉是何言也善乎東方生有言曰士大夫相

知何必垂髮齊年拊手塵遊僕每覽此嘉其旨氣重其

識斯可謂之知言矣八足下博聞強學豐才瞻思以為魏

名遊吳鄭奇節不獨於古可生於今若高明之禮樂大器

足并吞於八九若下走之瓶甗小才豈與言於萬一也然

才器雖不足揆風尚或可思齊區區之誠有望於此耳夫

黃金之為寶也重矣而衆或礫之白玉之為璞也真矣而

衆或非之木秀於林堆出於岸者卒為風波所擊材出於

衆行高於人者必為時俗所議以孔宣之德也而招毀於

武叔以周公之德也而見疑於管叔此古而有之子何為

恠者若吾子之蘭薰雪白冰清玉潤變通古今一作思識

貫終始而不免於讒口者斯亦可以痛心哉然則霜雪增

加然後知松栢之勁也陰陽薄蝕然後知日月之明也溼

而不淄磨而不磷者此非其効歟嗟乎王事不遑行役無定及君降止伊余載馳庶將自過黃叔度不意求尋陳仲舉參差不展踈踏爲勞而吾子泛交直造余室弱季愚者因此得聞夕飽儒珍朝充道味南指有資於先覺北面頓廊於初蒙成人之美君子之務也遂令齊聲五對嗣美一枝名登甲乙之科身預賢良之末此非師資之効歟僕志尚幽閑體業疎放自拘文墨屢學栖遲院草侵堦而不雜惜其十步有芳也庭樹當軒而不徙重其一枝可巢也素琴委篋絃上之聲勿取也道書盈架物外之情足徵也此僕之不能忘懷聊復爾耳而子於余以傲吏誇我以高人多見其玩人長德者也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緣情體物

誠所不工彫朽礪鉛有時牽拙直將歌其勞事豈欲冒彼知音而吾子廣肆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旁援儀鳳之音語人必於其倫在僕何可一作至此足下德擅宗師名推雄伯文高積玉昇學日以照天光韻警鏘金激思風而吹地籟至若山柱河官之作珠胎昇氣之篇並登作者之心每諷詞人之口竊露餘論久已懷音重勞賜簡殊深荷戴謹當藏之於篋書之於紳奉以周旋期諸永久僕自恭承絲札握玩瓊草筆硯俱焚神氣都盡所以遲迴曠日俛仰窮年者抑由於此矣亦將性不好書往賢之通論言非盡意前哲之美談苟意得而言忘冀神交而道合耳而競疑作不能以已者恐爽無言不酬之美一作云耳一作

幸相知心期要以會面景山足下勿我棄遺敬慎德音邀
君歲暮耳當今六月頗暑二時隆赫敬想出忠入孝自公
及私養親以祿効官以智邕邕然致足樂也僕拙於札翰
行復推遣未卜清言良深太息不具崔某白

答負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言離
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軋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
聞義則死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翫物借如誠
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
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沈鰓於渤澥集作海之中掉尾乎風
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馬鵬之為鳥也

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雖及鳥

隻集作乘鴈自以為可得而襲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

振鬣集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集作寧肯借翰於槍

榆假力於在藻資汀濘集作江濱洎流之水俟窟集作堀堞揚塵之風哉

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

戢翼沉鰓之致焉尼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

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槍榆之力非擊水搏風

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蓋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

生一作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

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

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之物悟榮貴集作華非作力所致

荀斯道不墜集作亦何患無成而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

聲利集作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休

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

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

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集作勞矣畏容藏谷靜深

殊矣惠而好我無密爾音

與常侍御書

于邵

近承書問兼示新書清心滌靈迴視易聽靜以究微婉有

義可激悅以觀殊姿外容奚施徒見風雲相馳金玉交映

曾不旋踵澤人之思一至於此甚大惠也真翰林之所可

法豈不才而獨寶耶尋呈康子初云未見繕寫將送適遇

有來遍示幕中無不嘉歎緣家累請府求醫重陽之前當

復北縣旬日之後便赴上都良覲無因此唯歎叙珍重珍

重人使不斷絕也轉憑司錄馳白不一于邵頓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晝即皎然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爲方伯晝跡在空林出處殊

踈音塵不接蓋理然也晝從辭後自謂年多志固名踈道

親惟慕空門若有所詣然未曾遇一知己嘗戲爲一章自

詠曰樂音落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誰言老更

狂昔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之相馬略其

玄黃而取其駿一作逸晝今日於公即道林逢太傅之秋

也又晝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作意在適情性樂雲泉亦

何能方健美於其間哉頃自目疾相嬰濛濛如隔煙霧兼
患脚氣行李不進昨承至止病士不獲躬詣門闌披叙離
闊形穢神往有所恨也謹馳狀兼簡雜文畫性野思拙機
淺忽若偶中風律於期匠者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畫白

贈包中丞書

前人

改年伏惟未感罔極畫之理心本在忘情及經節序惘然
悲愴去歲馬某一作往已奉狀計上達孟春猶寒伏惟中
丞尊體萬福即此畫象免一昨見秋晚離披菊一章使畫
却顧卸拙盡欲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寄重任大
堆案日盈而言詩至此豈非凝心悉到耶今海內詩人以
中丞爲龍門賢與不肖雷同願登仰測中丞之爲心固進

善而拒不工也畫無西施之容不合輒議西施之美然心
之服矣其敢蔽諸今之馳疏實有所薦有會稽沙門靈澈
年三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比則聞於故秘
書郎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嘗所稱
耳及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並示製作觀其風裁味其
情致不下古手不傍古人則向之嚴劉皇甫所許疇今所
覲則三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有
松樹有死枝塚上唯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蒼范
秘書作則有綠竹歲寒在故人亭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
天寒猛虎叫巖雪松下無人空六月千年像教人不聞燒
香獨爲鬼神說石帆山作則有月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

題李尊師堂則有古廟茅山下
 玉堂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將山
 鉢無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山
 作則有天台眾山外歲晚
 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
 表折荒巖松栢稀福建還登黎嶺
 越中作則有秋深知
 氣正家近覺山寒九日作則有山僧不記重陽日因見菜
 黃憶去年宿延平津懷古作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
 看又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
 邊去惟有湖水無路行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畫見
 欲棄筆硯伏惟中丞高鑒弘量其進諸乎其捨諸乎方今
 天下有故人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諸視聽亦昭愚老
 達時也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定惠無慙
 遠嘗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為緇流可疑歸至於玄言道
 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高興也晝疾弊未
 期奉展伏深瞻望近應府三五首謹憑靈澈上人呈上年
 暮思蹇多慮迷錯所希宗匠一為指瑕幸甚幸甚書白

峇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怛夷
 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竒采正聲鏗鏘照耀文粹真作燭
 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懼駭悚味歎無斃甚盛甚盛
 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
 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

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訃謨定命遠猶辰告
 故君陳君牙畢命罔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
 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
 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
 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
 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此一無俟終日而勇退
 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於四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
 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
 矧文粹作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
 諒之道又廢獨不愧於心者文粹作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
 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

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很多
 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
 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未為子孫秘藏非敢効太冲三都
 而求玄晏發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集本文粹作逸言追
 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
 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人忠節
 叙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
 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
 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
 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冀盡
 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

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也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以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二字一作之是所望也載之再拜六月二十日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呂溫

奉別紙示諭眷待殊異規畧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揚經通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間出識蘊生知地承勲德行在詩禮自家達國移孝為忠受任

先朝克荷崇構控喉襟之地成節制之師動必勤王志皆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旁隣布在人誼溢于時論鳴鶴有和鍾鼓必聞聖上神武聰明維新覆幬勵精戎事注意藩隅方仄陋以旁求况勲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達道不大光宣太阿之利用窮彛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薄謬膺寄集作重任成賦之重撫事知慙徒欲盡愚衷集作陳鄙見策朽磨鈍庶効涓埃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寡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頗歷歲時昨者以私鹽干禁漸耗公利汴州滯逆屢稽軍期忝當職司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粗申條例網羅盜販集作雜節宣通渠實託衆賢敢專獨見果蒙弘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

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畧大爲隄防究絕姦源通利
國漕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
佇觀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
一時誠無以讓某奉職之分受賜弘多拳拳寸誠夙夜欣
企幸甚幸甚徐傖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照悉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 前人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
嘗險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
酬而謬典禁司職惟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
憂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託
豈料尚書推弘深之量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

眸者四牡來觀萬乘車襟旁求將帥之臣佇清至公之鑒
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友有問宜薦雲中而川墀對
剔首及庸瑣敷陳本末獎飾逾涯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
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
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樗朽之材忝孚於帝念言發九天
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
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爲
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至不
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
以周旋居之造次貞集作青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
顧明集作聽其心誓死生集作死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

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感懼兼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冀趨謁伏惟照察 云

此二篇英華舊本合而為一故其首尾不全今用集本足之但寘之文章門亦所未喻

與劉評事伯芻書

符載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覲開襟嚮風勞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 一作述

高韻孤峙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因知殷紂之黃屋不為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為窮也使百

世君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嘗為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

欽挹既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槩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贖新作二十 集本文粹

作十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 集作教 集作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代名於器為銘與

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可謂救名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

好 集本文粹至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 集有以直諒見待不

以悅媚相容故不惟嗟悵 集作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

擯英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

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

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集作澤文粹無此字漸被於天地萬物

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

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

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文粹無於字是作周孔之文文粹有也字荀

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

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

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文粹自作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

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集作然在目司馬

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

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集作餘擅美

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第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

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詞國風

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

細入無間而奇言恠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

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

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第謂之何哉謂之不

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

矣能止於止乎集本文粹作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第近日

製集本文粹作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意集作儷句屬綴

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集本文粹作致一

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

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

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

集作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耻與之

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

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

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集作

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

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文粹作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

幸不以苦言見革無文粹惑唯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

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

之不覺驚想然意之集本文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

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

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弟素

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歎出

參帷幄之內集本文固多適耳昨弟來集有欲度及時

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服集本文今孤勞若此遊官謂

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寘力田園苟集作過華

作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當策蹇謁賢大

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論集

文粹從表兄裴度奉簡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
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
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拔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
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君一作子不敢望一作問於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固一作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
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
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
利乎已也及至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
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
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

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

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

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

也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

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

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蜀本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

不寧蜀本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

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為一作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

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為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

乎誠文粹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

惟之徒進於集作是選僕必知其懷蜀本愧慙乃不自進而

已耳蜀本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

蜀本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一作於今之世其道

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

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

盖欲以具蜀本裘葛養孤窮也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

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

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集作人之剖然後見知於

天下雖則兩集作足而不為痛集作且無使勅者再則集

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固舍此而無門哉

足下為我必待此而後振集作者尤非集作相悉之辭也

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蜀本尚有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所集作潛究

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

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

寞之濱求家國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集有終始作唐之

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

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則集作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

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

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信祇

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

年矣行能寡薄文粹作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

補集有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文粹作復

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

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

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

既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潤物耻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

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集

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

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彩

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

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一作帝為優自惠

景以集作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

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

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

者事跡彰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跡數在詞之高下理

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

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

以為耻當茲得於集作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

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
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
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
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群黨之所
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有富貴而功
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
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
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
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
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
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余欲無言天何
言哉孟軻則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
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
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翱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書十五

文章下

答進士梁載言書一首 與元九書一首

與劉蘇州書一首 答莊克書一首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一首

與崔學士書一首 與李生論詩書一首

答進士梁集本文粹
並作主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及集本文粹
並作乃陳詞屈慮

我先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集作時將求知者

問誰可則文粹作
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

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文粹作道
備德具且猶

不足辱厚命况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

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意盛文粹作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

陳其所聞盖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

莫如直進德集作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

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集作才

賢不肖分矣此聞之于集作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

子别夫婦明長幼接集本文粹並作泱明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

河集本文粹並作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集本文粹並作火包乎

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

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集作也字其讀詩也如未嘗

有易集作有字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集作也字其讀屈原莊周也

如未嘗有六經集作也字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

氣厚集作直氣厚集作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

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

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文粹有其字色黃白不

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集作也非飽於腹文粹作腸也其味

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上文粹作高異者則曰文章辭句

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集作

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

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

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蜀本作滯而不流不集作識文

章之所生集作也義不必深不主蜀本作於理言不必信

不在於教勸文粹作義不主於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

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集

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

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

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文粹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入此非易也書曰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集

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

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

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

墨翟集作鬼谷苟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

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

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且集有不能傳也文理義三

者兼弁乃能獨立乎集有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

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集作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

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

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

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蹶然則左思言之矣吾

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

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

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

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集作循其禮古人之集作之人相接有

等輕重有儀蜀本作差列於經傳皆可詳引文粹作別如師之於門

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

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文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

兄事晏集有嬰字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

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

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

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文粹作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

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

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翱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

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

答詩近集作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

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

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

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

故少暇間有一作容噤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

下之見臨紙復一本作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

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

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面會一作心

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排

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為

僕集作試為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

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旨之就六經言詩又首

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

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

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飛集作而氣同

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

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

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察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

百志熙二集作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

以為大柄决此以為大寶也故開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

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

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

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志於諂

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詞
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
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徬徨抑鬱不
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
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
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藝始歟矣晉宋已還得者蓋
寡以康樂之粵博多溺於山水以泉明之高古偏放於田
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集
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潮風雪弄
字一作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
所用何如耳設如此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

因雪以愍征役也堂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
羨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
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
風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
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
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
十五首又詩之豪者集有世字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
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
至於貫穿古今醜縷格律盡工盡苦又過於李然撮其新
安石濠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常痛

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之
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
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
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
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
五六歲便學爲詩九載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
節讀書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夜集
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
老而齒髮早衰白蒼蒼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
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
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爲集校書

既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

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其

與人言多論集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

爲時而著詞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

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

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

言者輒詠誦之欲稍稍迺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

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

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

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

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

六列英華 卷之二十一
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
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偏舉不相與者號爲沽
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
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
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
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一無困躓
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
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
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
讀書屬文之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
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

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

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集作升

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

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

不知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

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

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

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

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

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詠僕詩者此誠雕篆集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進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迺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終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裏中得

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韻至百韻者集作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集作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當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利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

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
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

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集作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味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

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
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
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二秘書
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
詩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忻喜以為盛事嗟
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
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
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
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
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
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

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倒集作則

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集作

歲暮鮮懽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

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

樂天再拜

與劉蘇州書

前人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
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
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
之戲耳試為晉聽僕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篇
集作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去年冬夢得由禮

部郎中集賢學士遷州刺史冰雪寒路自秦徂吳僕方守
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誅頗極
平生之懽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得行復周星一往
一來忽又滿集作篋誠知醜老集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
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裡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
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集
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
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集作和中得
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
前集成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
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答莊克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
句為之兵衛未有主疆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
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
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
止以文彩辭句繞集作前捧後是言文粹愈多而理愈亂
如入闐闐紛然莫如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
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詞詞
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
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文粹作不已
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

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
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
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集
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
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
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日况今與
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
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

薛逢

某啓伏蒙仁恩猥垂下顧兼賜新詩二十首向風長跪齊
恩探玄如畏途咀冰若旱苗蒙澤瑩心冷骨潤葉滋莖曠

無津涯杳邈

集作失

顧視秋日懸而氛昏息雅音作而聾曠

醒輒欲再願幽玄重開戶牖旁窺涉級漸冀升堂徒循夫
子之牆未夢江生之筆今則緘之瑞錦貯以盤囊不獨榮
耀於子孫實亦發揚於流輩生死幸甚伏計即離征鎮當
赴闕庭鼓萬有而鑪冶重開序羣倫而權衡再設使鄭衛
不作咸韶更張吹噓而寒谷春生霑灑而枯荻萌動天下
甚幸某此時或希匠化獲序宗葵願承舟楫之功得出風
波之路嗟嘆不足繼之詠歌謹錄長句七言詩一首獻上
塵黷尊嚴惶恐無狀

與崔學士書

前人

賢弟過岐山賦謁讓帝陵二篇自三兩復莫究津涯煥乎

與日月齊明洵乎與江海爭大苞若天地速如鬼神迎之
不見其前隨之莫覩其後波瀾之外懲勸在焉崛起當今
峭若嵩華是以謂之文矣歎之不足繼之詠歌霜霧興懷
未即拜賜謹先奉狀代申誠款不宣謹狀

與李山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
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為文粹齏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
之人文粹有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醜酸之外醇美文粹
字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一作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
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唐雅皆在其中矣然直署集本

並作致所得以格自竒前輩編文粹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

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

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

文粹澁方可致文粹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

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集作

嘗自負既久而愈集作覺軟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

沙短文粹冰輕着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

谷見鷄犬山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英華無自人又

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文粹並得於山中

則有坡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

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集本文粹並

作戊鼓和潮

暗船燈照鳥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

經寒慘鷓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

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砱聲華

集作花院閉幡影石壇集作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

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

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鷄聲美微

風蝶影繁一作還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

云綠樹連村暗無黃花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

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入空巢集本文粹並作出羔池落葉穿破屋得

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

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文粹無又字七言云逃難人多分

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劔更勝集作添健僕亡書渾

集作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蒲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

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

又殷勤元日日欹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自五更至此英華無

亦集作皆不拘於一槩也且集作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

古不能扣我耳八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

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文粹作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勉哉文粹作梅司空表聖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